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九

外制九

河南歸德府知府高鏘授中憲大夫制

職希望拜除朕深患之思得良二千石表率屬城意甚亟也具官某學多師古志在濟時奮筆刑官駁正藩封之典陳情留署力伸將母之懷久積年資出守劇郡搜剔疾苦勞問吏民手執丹鉛設教時聞夫絃誦身親畚鍤行河不憚於追呼至於選將治兵爲未雨綢繆之計屯田峙

制曰頃者夷烽日聞道殣未息郡守多傳遽厥

稷愧望風奔走之徒四境藉以乂安百城恃以無恐乃以章恩授具階睢陽引江負淮南北要領爾居其間慨然有屏蔽之思古稱刺史多文武大略不徒以廉平稱治而已也爾勉之哉

河南河南府知府郭忠守授中憲大夫

制曰朕觀於西漢吳公守河南治行爲天下第一而史不載其名意欣然慕之以爲安得此良吏悃愊無華者以稱吾德意乎具官某風規凝遠器局核明初在西曹平反茂著比遷水部歲

閱滋深乃命專城出守雒邑庀國事如家事嘗夙駕而問耕以察吏焉安民每晨興而視牘所司以狀來聞曰實政實心宜民足國所稱治行第一爾庶幾焉乃以覃恩授具階河南故稱土中乃作雒保釐周家盛時何亹亹也今東方徵兵未已嵩少號雒之間戈殳相逮皆爾所部也詩不云乎召伯勞之爾無以漢吏自滿予將祇命爾以召伯之事欽哉

福建泉州府知府趙士許授中憲大夫

制曰泉之爲郡眇然在嶺海之表冠蓋相望奸利滋多蓋有中土壯郡所不及者安得良二千石與我爲理朕蓋深念之具官某民譽清華家風綿邈廷評水部蔚有賢聲劒浦泉山所至治理謝貴游之竿牘霜凜雉門破奸軌之根株風清虎穴乃可悪我單赤因而聮以師儒四民歌清德之詩千載繼前賢之迹乃以歲閱授具階泉之治莫盛於宋蔡之理行王與眞之教化何異車而合轍也爾爲郡一出於仁人學士之爲而絶去鄙儒俗吏之習其亦有前政之思乎朕

之嘉爾不徒以治一郡而已也欽哉

直隷河間府通判劉濡恩授承德郎

勑曰乃者荻夷作難東方失守勞人志士奮身下僚願爲國家冒危難効死力者斯國之寶臣也朕深念焉具官某起自明經擢爲佐郡雖在佐貳蔚有體望屬有東國之使三韓道梗使車縮朒爾乃橫身奮袂慨然從行不畏小官不避艱險颶風鯨波之發作簸頓良苦島夷賊艇之窺伺出沒無時斯可以愧臣子之當事而避難失事而逃死者矣爾往在河閒年勞懋著乃以

覃恩授具階於手仗復國之寵靈銜天子之威
命率彼師徒搗其窟穴此勞人報國之秋而志
士立功之會也以爾才略勉思建豎無使泛舟
之師終爲遷延之役爾往欽哉

父必紹原任真定府同知加四品服
色致仕加贈奉政大夫

制曰國家簡用賢能崇獎吏治蓋有淹滯下僚
抑沒功令而當宁為之動色沒世猶以發聞予
有褒冊必先及之以有報也亦有勸也原任具
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孝友服先民之訓言行以

古人爲師出牧竝邊入佐畿輔歷歷滋久廉辨有聞凜執筆於平反甘曳裾而終老懸車致仕雖未及大夫之年脫屣去官至首勸明主之問終能穀子教以事君留未盡之忠於後人試已效之諳於今日服師儒之教能以賢而得民勸鼙鼓之思願移忠而報國觀箕裘之滋茂知風骨之猶新是用加贈具階嗚呼天不吾欺庶可觀忠赤之報人誰無死尚勉遺汗青之名

山西大同府東路同知劉士璉授奉政大夫

制曰雲中鴈幽并重鎮控制虜衝以寇至之無時軍儲之時詘錯置郡丞分理餉務備借出納鈐轄邊防任茲選者難其人矣具官某再更劇邑蔚有能聲遂以長才試於邊郡操甘飲水才捷轉九伍無庚癸之呼儲有崇墉之積用能飽吾戰士壯此軍聲乃以覃恩授具階乃者素蓄稱雄游牧多警邊吏又往往因仍耗蠹不惜士卒夫武夫枕戈坐甲不得宿飽而文吏乃以升斗龠合坐而扼將士之死命斯已傎矣朕將以儲政寄軍政用軍興之法以弊文吏爾勉之哉

朕則顯陟汝

父輔平封文林郎山西平陽府解州

聞喜縣知縣贈奉政大夫山西大同

府同知

制曰三秦土厚水深奇偉之士嶄然輩出即終老儒服而行義炳如聲施於後朕因將表而出之矧其有子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生稟瓌姿慨有大志下帷攻苦奮玉杯繁露之文矢志博綜通禮樂兵農之學有奇不偶爲善於家蒸德善良秉仁心而御物傾身然諾蘊義氣以生

風肆爾遺經傳於賢子丹鉛猶在奉手澤於蘭編白賁可貞儼心師於函丈是用贈其階官尚有聞壹行之傳不獨享書命之榮

四川順慶府通判張一鴻授承德郎

勑曰巴郡遠在西南征繕之後民亦勞止重以徵材於蜀披林薙箐以勤吾人朕不忘遠民其忍忘遠吏哉具官某起於鄉舉分倅專城幹濟多方清勤一節勞問疾苦閱歷於金泉渠篆之閒省視農桑勸勉以父子家人之事野聽賓人之頌山無木客之吟顧此遐方聿有能吏乃以

覃恩授具階爾不觀夫木乎浮江達淮傳致萬里一旦斷爲棟梁登於明堂法宮之上爾遠吏治行高等不浹月而達於朕聽猶是木也爾茂勉之朕之材爾不小矣

江西廣信府通判吴士熙授承德郎

勑曰國家設官卒判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信州據吴楚閩粤之交爲東南望鎮有能舉綱引墨飭贊郡符亦吾之所急也具官某騰譽徵書起家循吏初尹南靜繼宰新寧皆曰周才躋於別駕事棼必理刃皆有餘庭無

呼碁之民野絶探丸之盜屬域咸率程書有聞乃以考績授具階昔有宋青溪盜發比疆連壤褎如充耳王愈在信謂賊不百里俯吾境設防禽獮東南乂安信地僻山深盜賊淵藪遼左兵興漸次騷動萬一有事爾能爲吾之王愈乎勉思率勵副我甄昇欽哉

浙江台州府通判趙應旗授承德郎

制曰悃愊無華之吏隨牒乎進所至而治有績可書古所稱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蓋庶幾焉

具官某初試宰邑綽有　賢聲屢冠程書遂遷倅
郡江山瀟灑旣清淨以　宜民政理廉平亦勤勞
而問俗乃以覃恩授具　階台之爲郡在前宋稱
壤僻民愿牒訴簡少而　後乃以繁敝著也今何
如哉爾爲政日久問俗　以知台因台以知天下
不獨倅一郡而已也朕　則顯陟汝

江西南康府推官李應昇授文林郎

勅曰郡國之有理官所以矜庶獄重民命也頃
者吏不率職希望拜除有能壹意祥刑稱國家
所以設理之意朕將不次擢之具官李應昇少

擅文名長爲民譽如衡牙之玉動而有聲佐憲
以來蔚有令聞以清明穎異之才而有直溫簡
廉之德平亭疑獄爲之清夜而思聚斂罷民至
欲下車而泣能使人懷愷弟吏襲清寒庭無呼
譽之聲野屛椎埋之跡所司上爾治狀久矣乃
以覃恩授具階書不云乎欽哉欽哉惟刑之靜
哉今刑官之不職不靜之故也若爾者可謂能
靜矣靜於刑則理靜於位則共不獨理一郡而
已也欽哉

河南開封府推官范復粹授文林郎

勑曰郡國置司理之官專以祥刑爲事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者也舍祥刑之職弗修而游意於法之外豈吾所以任理官之意乎具官某抱藴冲和懷才倜儻雅負先憂之志仕爲淑問之官嗟教導之未純時見罷民而啜泣顧重輕而宜允每臨肺石而咨嗟蓋爾既精於爰書而又傅以經術遂使右武習豪之俗幾無擾獄過訟之人汝能俾獄無留余欲厝刑不用副我欽恤良用歎嘉乃以覃恩授具階嗚呼國家妙選理官登之臺諫理官刑人以理言官刑人

以言皆丹書也理於刑則祥理於言則昌爾其
務竟爾理朕且有後命焉欽哉
浙江嘉興府推官姚錮授文林郎
勑曰郡國置司理之官所以佐察六條而觀中
五刑也嘉興爲東南要區奸利交跡非肅明强
幹之士克勝其任胡以中於程書具官某介珪
不琢精金有聲擢對大廷讞刑劇郡以明允愷
弟之德兼綜鳌擊斷之才公以生明肅吏鑑昭
於水鏡廉而不劌亭刑科中於玉條玆以覃恩
授具階夫三尺律人主所與治天下也今要辭

日煩獄麗圄察猥以世輕世重爲解朕深患之
爾爲理明於五刑式繇敬爾獄以長我王國豈
異人任乎爾其懋哉

廣西南寧府横州知州趙廷忠授奉
直大夫

制曰頃者邊陽繹騷吏治頹阤朕大弊羣吏周
視遐方蓋將遺汰瑣科名法之人簡用文武大
略之士需材方亟書伐宜先具官某發跡賢書
出宰百里爰稽勞績晉典雄州久著吏能兼閑
將略峒夷溪蛋首服於屏幃之前盜海剽山晏

息於楮穎之下黄洞投欵三江之上守來歸烏
猗革心百雉之城墉屹立頃因有事移爾近畿
須爾臂楮之能爲吾肩背之捍服兹新命念彼
舊勞乃以覃恩授具階於乎治近何異於治遠
有初必克於有終益勉告成以須不次欽哉
陝西興安州知州馮珣授奉直大夫
制曰朕即位以來留心弊吏如古所謂奉詳明
政術可以理人之語者未嘗不嘉予之具官某
爰以明經試於吏治三更壯縣晉典方州以學
優則仕之能當三年有成之後操刀能割曾不

患乎尨茸比屋可封又何憂乎獷悍衿要之防彌固襦袴之澤有聞乃以考績授具階乃着蜀寇告警褒斜棧道閉流離接踵爾在金州故稱良牧撫綏彈壓方略可觀古稱刺史有文武大略不徒以治辦爲能事也爾其勉哉朕將顯陟汝

山西平陽府吉州知州魏可教授奉直大夫

制曰朕留心弊吏方州之長奉可以理人之詔咸與勞問至於控制衿要號爲雄繁治理茂著

尤深歎嘉具官某博喻爲師經術飾治拊循疾苦字憂深思遠之民休養敦龐還土厚水深之俗四境咸理三年有成乃以考績授具階志稱此地西臨黃河控引龍門壺口之險雖少屬邑實爲雄州爾牧其閒循覽襟帶其亦有要害之思乎天下有事文武大略未可謂不在儒者也爾其懋哉

四川保寧府巴州知州賀納賢授奉直大夫

制曰巴於劒外號爲雄州古之名牧有惠洽閭

巷名以子孫者今吾理人之吏追古風績膏雨吾土吾何愛璽書不以風異之具官某筮仕壯邑晉踐方州吏不能欺可謂向風而治民亦勞止庶幾計日而安惟爾年勞登於師薦乃以覃恩授具階頃者蠻洞不賓蜀漢道梗爾所牧地猶未被兵益勉吏治兼討軍實相視衿要礙戎孱華夫時平則嬉寇至則戒此俗吏之爲而非朕所望於爾也爾其念哉

原任四川成都府崇慶州知州楊伯

高授奉政大夫

制曰朕初即位肹布湛恩覃及中外至先朝循
良吏政聲流傳而陟明未逮者所司以聞咸得
給補如例具官某奮跡賢書典州劇地問民勞
苦蒞事廉平天清冰以爲心在棼絲而必理中
於賞卒積有歲年廹乎免喪以來朝乃得循資
而上請蕭然襆被猶餘琴鶴之高寒蔚有薦章
尚載袴襦之歌頌撫爾舊政需我新恩用如所
請以覃恩授具階惟爾之先聿有遺直家風弘
長及其後昆朕之霈恩於爾用疇爾牧養之勞
國有彝典抑亦使天下知忠臣義士尚有餘慶

而以砥節首公相勸勉也爾其懋哉

父曰孝贈奉政大夫四川成都府崇

慶州知州

制曰古者崇奬節孝宣延風美是以杞雖小國亦弔城隅之哀而周之中興厥顯夷宮之命令吾節義萃於一門不有封崇何言激勸旌表孝子某乃具官某之父起自孤生茂著名行夙夜怵厲奉母氏寢門之規晨昏膳羞顧孝子循陔之養歡愉菽水羹何必於嘗君眷戀雞豚痛有同於盆母是以烏巢鯉集雖異類亦相其誠而

表墓旌門在宗黨咸歸其孝無愧荀何之號居然曾閔之風矧有遺休延於再世是用特贈具階官於乎圖禮宗之像錫以胙膰勒孝門之銘合於上下是母是子咸有聞也以觀以感不亦休乎

山東濟南府德州知州謝錫敎授奉政大夫

制曰國家轉漕仰給東南而德州實爲綰轂衛漳諸水合流城下水陸浩穰介在孔道爲我守茲土者亦甚劇且勞矣具官某文學有聞束修

自好休有譽處出典方州菑祲頻仍冠蓋相望征繕四出而官無鼛鼓之鳴廚傳飭修而民無繭絲之擾乃以覃恩授具階乃者東隅亦多事矣德當五方之交亦四戰之地授兵繹騷盜賊生發保障折衝兩者交重夫所謂刺吏有文武大略者在撫字其人而善用之未可謂儒者何以在朝歌也爾其念哉朕將顯陟汝

直隷河間府景州知州宗萬化授奉直大夫

制曰吾三輔之地景爲畿南之首而介於冀兖

之閒頃者盜賊生發探丸椎埋者交跡國門思得健吏以鈐轄之疆埸之地一彼一此吾何患焉具官某志存休息政在撫循當冠蓋之相仍兼歲時之不易而能使過賓如歸暴客遠屏六條咸事師薦上聞乃以覃恩授其階夫古豫令景方執橫鶩亦四戰之地也晉人謂三方有事幽薊無兵使梁得豫必西侵深冀其患益深今東方不靖畿輔戒嚴景實幽薊之外屏也尚其悉意保障屹爲重鎮朕將有崇寄焉爾勉之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

外制十

順天府薊州遵化縣知縣顧天寵授

文林郎

勑曰間者邊鄙多聳肇轂繹騷徵求日煩供億滋敝吾畿內長吏有躬任槃錯之寄而身兼牧帥之長者乎余何愛璽書不以風異之具官某器韞純明風操廉辨始令盧氏蔚有賢聲比遷北平在吾左輔以物力凋殘之地當薊遼傳遽之衝而爾以講武訓農爲能以傷財害民爲戒

師行糧食比閭無荆棘之憂士飽馬騰並邊有金湯之勢應辦良苦幹濟有聞乃以覃恩授具階自有東事以來言者率欲簡用邊吏擁衛近畿遵西接渝關東連潞水鈐轄京邊之際爾爲令廉辨得民漁陽突騎皆爾赤子朕方拊髀頗牧爾無以循良吏自足也則余汝嘉

父咸寧贈文林郎順天府薊州遵化縣知縣

勑曰節目磥砢是徵喬木之材源流演涵乃識大川之浸惟我舊老粤有後賢風流未替於前

而慶祉有詒於後余寵嘉之顧某乃具官某之父藹藹吉人振振公姓循墻却步有退讓君子之風讓產食貧修孝弟長者之行守先朝之遺笏榮戟依然服舊德於一經箕裘未艾是用贈具階官於戲世家巨室將徵盛美於本朝積慶留餘尚徽挹注於造物

母文氏封太孺人

勑曰福祿攸同蓼蕭之所以自葉也福履綏之樛木之所以逮下也和德致祥盛德有後風雅之教其可誣哉某氏乃具官某之嫡母出自德

門教戒師氏備倉庚不妬之德有鳲鳩一視之
仁熏然太和蔚爲盛事黃髮鯢齒御文駟以生
光大斗兕觥躋公堂而稱慶美哉介眉壽而歌
燕喜猶然憑几杖以勑子孫兹特封爲太孺人
於乎子爲人母爾爲母師洵五福之並圓將百
年而未艾

生母王氏贈孺人

勑曰子傳有之母以子貴今吾臣子父有追命
之冊母有從爵之封而恩不逮於所生豈吾所
以推恩念母之意乎某氏乃具官某之生母夭

行結縭屈身助蓮服小星之訓柔順有儀鍾大
國之祥劬勞罔極宜廣因心之典用伸欲報之
恩茲特贈爲孺人嗚呼先得我心尚考孝慈之
錄永錫爾類彌深長樂之悲
直隷順天府昌平州順義縣知縣張
國綱授文林郎
勅曰頃者東方多故戎車未寧內地戒嚴民亦
勞止睠茲甸邑介在並邊思得周才以安搶攘
其長吏賢勞茂著朕安得忘之具官某升敘澤
宮綰符赤縣屬歲時之不易兼警急之相仍而

爾才優割剸志存保障溝池襟帶百雉屹然邑屋駢闐四郊樂只椎是爲理眞吾所求之劇令也乃以考績授具階夫燕京南壓區夏若坐堂皇而俯庭宇順義其在奥突之閒手內附輦轂外傍陵闕雖蕞爾一隅鈐轄非小吾所以留心弊吏者非徒以文法期會而已也爾其念哉

直隸眞定府深州衡水縣知縣郭鳳

翔授文林郎

勅曰朕觀人主優異三輔賢吏至召致榻前訪以理人之術人主臨堂皇而俯區夏扶風近地

雖屬城下邑猶庭堦也具官某奮跡賢科試政
畿赤以靜安之支邑在信都之故壓邑有流傭
野多蕪穢而爾勞瘁長養専勤撫循所司上爾
治狀曰節愛字人爬搔剔蠹稱曰循吏殆無愧
焉乃以覃恩授是階傳稱恒山之野五穀蕃熟
四種五穫衡雖蕞爾邑其州則冀其鎮則恒也
爾爲政歲登人和天其有意於恒之野乎爾益
懋乃績用以乂恒而毗冀朕將顯陟汝

直隷順德府内丘縣知縣吉天敍授

文林郎

勑曰朕留心弊吏問民病苦蓋將萬里庭階矧於近畿在吾轂下璽書褒異豈有愛焉具官某持身謹潔美才周通以徵輸繹騷之時兼冠蓋相望之地能使桴鼓不作廚傳有嚴閲爾程書用深嘉歎乃以覃恩授具階令東隅不靖畿輔震驚蕞爾中丘倚太行而枕鉅鹿亦一要害也昔言此地當安靜無事之日知戰鬬攻掠之備爾亦有事於此乎詩不云乎綢繆牖戶句邑之爲牖戶亟矣其將有以膺汝

直隷河間府青縣知縣楊應震授文

林郎

勑曰昔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漢史書之刻於甸服近在扶風當吾擇官憂民之際安有尤異之政蔽不上聞者哉具官某明經修行學道愛人以蕞爾彈丸之邦值累年捐瘠之後戴星爲治計日有程辛勤於暑雨祈寒勞苦若家人婦子爰以考上最於畿南乃以考績授具階青雖小邑然滹水衛河會斯邑以入於海民雖力穡崇本凋瘵之後奸利易生爾治之寬然有餘矣夫治小如大故能治大如小治大國若烹

小鮮此善喻也爾尚益懋厥猷以稱朕意

直隸廣平府成安縣知縣馬珍授文

林郎

勑曰成安爲武安屬邑漢之斥丘今爲赤縣夫以其地多斥鹵因以氏縣而今乃轉斥而爲赤也則豈非以地多賢宰如古寇令桂之流而邑遂以稱雄緊與朕睠顧邦畿留心弊吏未嘗不思見其人也具官某論秀鄉闈授官京邑當水旱游臻之後兼輸輓絡驛之時而能使歲不爲害民不告疲烝徒謳歌流亡安集此可以爲長

人之吏矣薦牘婁上朕甚嘉之是用特授具階

朕聞寇在邑符移不出縣門而百姓莫敢後期

令吏徒取期會徵發豈復知此意乎爾治斯邑

朞有能聲寇於爾猶前政也余不以文法吏弊

爾爾其念哉

直隷順德府平鄉縣知縣仇夢台授

文林郎

勑曰唐制有之畿邦之宰任得其人有以乂安

黎庶足以張吾京師也平鄉吾甸內之邑在邢

洺之間土地夷曠汙萊彌望朕思得良吏爲吾

休養生息久矣具官某儒能飾吏政以養民發跡賢科仔肩劇邑嚴肅以薙稂莠清淨以起疲癃能使吏畏民懷政平訟理臺察大吏咸以治理薦聞乃以覃恩授具階夫平鄉西望沙河東臨漳水亦畿內一水國也宋人言漳水一石其泥數斗願募民復吏起十二渠以資灌溉今畿南盛言水利爾將以何說而處此爾其更列狀以上化沮洳爲督亢此吾之所急也朕將顯陟汝

直隸鳳陽府虹縣知縣張鳳翼授文

林郎

勑曰朕初踐阼詔長吏問民疾苦南望中都爲興王湯沐之地其屬城下邑父老子弟皆高帝豐沛故人之遺也朕豈能一飯置之哉具官某以公車之雋出宰百里初官南詔越在蠻邦繼宰中都乃其支邑勞心撫字殫力興除遂使道絶流傭野無蕪穢最其上考中於程書乃以考績授具階今天下全盛而中都乃稱殘瘠流離滿野夫漢之沛郎周之豳也王業之本根其可以弗念乎𧈅故屬符離高帝割宿泗以奉

陵邑故并歸於濠朕不以一下邑吏小汝明矣

爾其敬哉

直隷應天府句容縣知縣羅延光授

文林郎

勑曰句容故留京左輔民旅雜居冠蓋相逮吏斯土者有墨易以彰有德亦易以望劇衝之地蓋亦吾長吏之攻錯也具官某鼓篋有聞鳴琴稱治再更句曲試於錯盤置水不淆棼絲必理傳遽交織而野無勞人徵輓奔流而民有餘粟漢法計吏廉平不苛庶幾近之乃以考績授具

階爾之前政有徐九思其人者乎屬在孔道厨
傳未嘗不餙賔至未嘗不如歸也吏習民安不
事𨗴厲斯亦爲政之師表與爾尚悉乃心力無
俾九思專美於前毓近世之吏不足學也朕且
膚觀爾於成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知縣李白春授

文林郎

勑曰吏分符出宰治辦爲難至於古都今會風
俗侈而獄市繁斯又盤根錯節剸劏之要區也
朕綜覈吏治法必首此具官某南圭無玷東箭

有鈞試割能操更絃益習以旁午浩穰之會兼
凋殘靡弊之餘茹蘗飲氷躬儉樸以風末俗戴
星移日殫勤瘁以恤勞人小物必勤棼緐咸理
薦書累上功狀昭然乃以考績授具階嗚呼令
之吏介在通都大邑餙厨傳走竿牘游光揚聲
拜除如流用是通顯而已爾能敦守樸學拮据
吏事不以都會為市朝不以邑宰為傳遽不獨
副吾詔旨且可以風俗吏焉朕則顯陟汝

浙江寧波府鄞縣知縣沈猶龍授文

林郎

勑曰朕嘗觀於方志明州踐山枕海處百粵之東偏生齒蕃庶夷舶時至頃年以來滋益囂敵民既告病而吏亦勞矣詎能字吾人者其文學飭治廉平不苛者乎具官某起家甲科出宰劇邑有素絲之節而居之以平有遊刃之能而行之以恕用能肅遏姦蠹扶養小弱循良之聲往復有聞朕方更新弊吏所司以考績來上用授具階在昔王安石令鄞多善政貸穀立息以紓其民而人以謂新法之所自始爾讀先王之書撫前政之跡其必有槩於中矣觀一邑知天下

毋謂一邑小也爾其念哉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張時暘授

文林郎

勑曰邇者吏治縱弛民不堪命朕初即位言者章滿公車意蠱然傷之令長吏有遵奉詔條往復有聞者吾用以表率新政頒播百城如不及焉具官某器資純篤風操修明始試政於剡城旋治劇於回浦氷蘖自誓廉平服官歌思不忘於溪藤美陰日滋於琪木乃以覃恩授具階志稱嵊在四山民多强梗而臨負海以樸靜儉約

聞爾爲政如登車射御罄無不宜以何道致然
爾亦既貫而獲矣尚毖乃心力視後而鞭之毋
以丘陵之獲自喜也朕汝嘉哉

浙江台州府黄巖縣知縣周玄昭授

文林郎

勑曰台爲浙之奥區其屬城多阻山瀕海而黄
巖以山爲名阻深樸靜尤爲易治此可以循良
長吏坐而鎮之難以瑣科急切理也具官某起
自賢書遂膺民社飲氷官舍遊刃簿書事計日
而可觀民望風而自理所司上爾治狀曰野有

歸澙案無留牘其庶幾乎乃以歲績授具階夫
橋虔之吏專厲蓬氣廉平如爾可以用爲儀矣
然朕聞異時中倭自黃巖始以偏師扼海門而
東南晏如此亦長吏之任也桑土之詩豈遽忘
于前事乎朕于爾觀厥成矣

江西南安府上猶縣知縣張國棟授

文林郎

勅曰朕初即位頒布詔條勞問疾苦阻深僻壤
越在數千里外猶吾堦戶也有能副朕德意將
爲遠民報之具官某登在公車試之百里處虔

廣交衝之地當奸宄充斥之餘氷蘖矢心劃劃在手遂使吏惴視牘盜息探丸風聲茂著于書山歌詠長流于猶水乃以覃恩授具階夫上猶南迫東廣西帶郴桂虔吉之間一要地也割虔以隸虔蓋自宋始上猶戢而虔虔之閒咸乂豈可以遠方吏附贅視之乎爾尚毖乃心力朕且有後命

湖廣嘗德府桃源縣知縣張醇儒授

文林郎

勅曰古稱桃源之中其人淳朴至不知有漢晉

今世民俗囂澆思得循良吏牧養小民去雕返朴聞桃源之風欣然說之采訪遺俗存問其長吏令何如也具官某初宰沅江而政簡訟稀移令桃源而民淳俗茂蓋爾以清操約己以醇德撫人勸課惟勤畜字不擾遂使桑麻雞犬藹然上古之風女種男耕宛爾家人之樂教條滋簡程書有聞乃以考績授具階令之桃源介在沅湘溪蠻接跡亦稍勤征繕矣其視中土望縣俗敝而文多者有間也因其教不易其俗斯善理人者乎朕視天下如此邑矣行且以爾風異焉

河南河南府永寧縣知縣孫志元授

文林郎

勑曰朕聞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化行俗美至于修治學官春秋鄉射藹然先王之風於乎何修而得此乎今有能復古教化以漢之吏道字吾人者吾何愛于璽書具官某服鄒魯之遺教作江漢之名儒兩試爲邦皆用古法迨于永寧之政又當優仕之餘問織問耕究若家人之事條孝條弟居然長者之言民既以爲不煩吏亦知其可畏朕聞之漢吏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爾庶幾近之茲以覃恩授具階爾亦嘗爲中牟矣便坐之嘉禾其圖狀猶在乎召伯之甘棠蔽芾弗伐去爾今所治不遠也爾之爲吏先敎化上禮義其亦有前政之思乎朕將風異爾以昌明儒者之效尚懋勉哉

河南開封府太康縣知縣李之茂授

文林郎

勑曰大梁爲天下要衝其屬城多古循吏風績朕嘉與長吏滌除煩苛有能遵奉詔條以卓魯之遺字吾民者朕不愛璽書以風異之具官某

器識經遠風操肅明牧此疲邦副吾德意撫勞人以緩徵發行荒政以救凶饑束矢均金不改飲氷之操盤根錯節益徵遊刃之能乃以考績授具階夫宋斤魯削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爾一令武垣再莅湯夏何以所至治辦也誠心以求之精心以理之以此理人何施而不可詩不云乎爾之教矣民之効矣

陝西鳳翔府岐山縣知縣趙民戴授

文林郎

勑曰朕端憂民生循省吏治乃眷西顧岐雍之

遺化猶有存焉者乎于斯地也得一循良之吏
蓋尤褒異之具官某學術淹通器資挨傑出宰
百里越在岐山漢三輔之舊墟號爲難治周文
王之至德載在簡書而爾壹以古人爲師聿成
循吏之治勞問疾苦三時跡遍于周原休養勞
民四野味飴于荼堇絜諸漢法是曰廉平律以
周官則云能辨兹以考績授具階夫吏道雜揉
南北異宜然而民猶先王之民政猶先王之政
也爾既以治岐有聞矣率是以往萁忍以叔季
之治治吾民乎爾往欽哉

山西平陽府浮山縣知縣陳崇虞授

文林郎

勑曰朕聞平陽堯之所理窮鄉下邑其人儉嗇善讓有堯之遺風朕方深思治理嘉與良吏去雕返樸問吏于晉尤拳拳加意焉具官某廉以生明廣而能儉拊循勞問跡徧郊圻勸課巡行身棲里舍治邑如家人之事斯民有上皇之風乃以考績授具階夫南北堯山在爾竟上傳稱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而潞水西北流入于汾爾官于斯撫唐晉之餘覽山川之舊

其可以助吾理人者必多矣益圖前效以稱朕
意欽哉
四川潼川州安岳縣知縣翟學程授
文林郎
勑曰安岳隷劒外遠在井絡之間朕軫念遠民
思其俾乂治行高等不浹月而達于朕聽猶吾
庭户也具官某風姿廉潔條令和平疏食敝衣
脂膏不潤均金東矢約劑有孚與文則詠歌接
于西眉問俗則僻陋革于東晋遂以考績授具
階劒外徵兵徵材民不堪命俗吏壹切逢𨻳厲㪟

化閩焉爾廣厲學官存問耆老步趨漢吏或以謂迂闊寡效然然政聲流傳不遠萬里又豈有使然者乎詩不云乎愷弟君子神所勞矣

四川雅州名山縣知縣劉爾完授文林郎

勑曰朕在宥天下俛仰遐荒卭蜀漢嘉青衣故地朕雖在明堂法宮之中黎風雅雨夷獠雜䖏之民未嘗不食坐見之也朕不忘遠民其忍忘遠吏哉具官某應經明行修之選慕尚德緩刑之書近畿已著年勞嚴道尤傳聲績民風士俗

無往不宜斡辦廉平所至而治遂使沈黎夷落之地蔚有黄圖赤縣之風乃以覃恩授具階日者蜀方多事名山猶未受兵然控帶西蜀咽喉南詔亦一要區也爾其益相視衿要撫民治兵如雷簡夫之在雅則吾無劒外之憂矣爾勉之哉

原任福建福州府羅源縣知縣倪千

禩授文林郎

勅曰朕初踐阼覃恩區夏而先朝循良之吏乃有政聲流聞程書中格者咸得補給如例此亦

彝典宜然也具官某蜚聲鄉舉出宰永昌勤視
戴星清如飲水百城稱異三年有成乃于報最
之時遽有親藩之擢長裾可曳尚思五袴之歌
叢桂爲招不忘甘棠之陰撫兹舊政需我新恩
乃如所請授具階夫漢諸侯王相吏必擇文學
治行優異者爲之而近制乃以爲左遷破格甄
拔之議亦屢聞矣朕非獨推恩及爾亦示所司
以璽書褒異之意令毋以資格限天下良吏也
欽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一

太祖實錄辨證一

太祖高皇帝以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壬戌十八日丁丑未時降誕于鍾離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婁星復明周世宗征淮以荆塗二山乃濠州之朝岡有王者氣命斷之有梅族居此因曰斷梅山後三百年而　太祖出焉元末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我　太祖定都建康改

至正二十七年爲吳元年實丁未也

壬辰二月亂兵焚皇覺寺　上無所避難甚憂

之乃禱於神云云

從實録則　太祖憂亂避兵禱于伽藍神因

守旬月而後有相招迫脅之事以　皇陵碑

及　御製文集考之則先有相招迫脅之事

而後禱于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

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其名位以一

俯一仰爲聖筊自小較以上至節度使皆不

叶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晏元獻

爲留守題詩廟中曰庚庚大横兆謦咳如有聞帝王之興一何其相類也

壬辰閏三月甲戌朔　上入濠城郭子興留置左右

滁陽王廟碑云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王親馳活之實録云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親馳之與遣人其緩急則有間矣廟碑爲太祖親藁以授張來儀者實録不据此何也

居數月子興與妻張氏謀以馬公季女妻　上張氏曰吾意亦如此子興意遂決即　孝慈高

皇后

滁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亦張氏据張來儀

廟碑初勸滁陽館　高帝于貳室者次夫人

也滁陽被械携二子從　高帝奔告會淮者

亦次夫人也厥後女爲　上妃生三王二公

主人知滁陽能識眞主于魚服之中不知皆

次夫人啓之也滁陽夫人生三子皆與　高

帝不協而次夫人獨能知　高帝且以其子

相託當滁陽信讒疑忌　高帝憂疑疾疢之

時其所以周旋側陋解釋其閒又可知矣

高帝親槀滁陽事實葢亦深著次夫人之功

而實録但云子興夫人張氏盡没其實大失

高帝之意余故表而出之

癸巳冬彭早住自稱魯淮王趙均用稱永義王

按實録癸巳夏五月後書云彭趙二帥既據

濠州挾德崖等爲巳用是冬早住自稱魯淮

王均用稱永義王所謂是冬者癸巳之冬也

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記記二姓僭稱俱在

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録異以　高帝紀夢考

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

收殘民數百獻之上官以我爲鎮撫當年冬〻
彭趙僭稱部下多淩辱人所謂當年冬〻者亦
癸巳之冬〻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
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
日當以實録爲正又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
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
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蔴李既敗則彭大當
與君用俱奔濠實録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
書于甲午六月　上取滁陽之後云未踰月
彭趙遣人邀　上守盱泗　上辭弗往未幾

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云
云按順帝紀又於丁酉歲書趙君用及彭大
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
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
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
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　上使人說君用
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與天潢玉牒
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
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
云先是芝蔴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

僭稱王早住死均用盆自專未幾奔山東依宋將毛貴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葢彭大旣亡之後早住與君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君用仍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又從而記之也元史稱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脩 太祖實錄者殆未及考耳巳亥歲君用殺毛貴旋爲續繼祖所殺獨早住不知其所終而丙午歲梅思祖以淮安降

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則數年之內君用輩披猖淮泗間畧可想見惜紀載闕如無從援据耳姑書此以訂實録之誤

甲午七月南畧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置幕下俾掌書記

鄭曉名臣記云　上嘗與善長從容談論天下事善長稱　上豁達大度類漢高祖天下不足定也　上因問善長卿可方蕭何徐達可方韓信誰可方張良者善長稱金華宋濂

上曰孤所聞青田有劉基按　高皇帝是時
居滁陽甥館名位在諸將之後安得偃然稱
孤以漢高君臣相命善長典司書記　上戒
令勿言諸將得失追及其他龍鳳戊戌克婺
上始召見濂庚子克處始有人薦基此時殆
未必知有兩人也流俗有英烈傳稱　太祖
三顧中山中山談經世大略髣髴如韓侯葛
生識者嗤之不謂鄭氏通儒亦剿取俗說如
此又黃金開國功臣錄載善長當元季隱居
東山思佐明主以安天下按庚午詔書善長

挐家草莽詰軍門俯伏于前豈隱居高尚者耶　太祖之于善長一則曰以文吏相從一則曰知小吏之心善長之爲吏審矣必欲諱胥吏之名標隱遯之目則鄼侯雍奴將不得爲兩漢之宗臣乎俗儒膚陋往往如此宜痛削之

乙未春正月　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取和陽

謹按　太祖實録壬辰閏三月　上從滁陽王起義命爲九夫長癸巳六月以　上爲鎮

撫乙未春子興命　上率兵二千規取和陽
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等數十人徑進
中山王之稱鎮撫見於此當是時中山雖隷
太祖麾下其實屬滁陽王部曲　太祖與中
山之爲鎮撫皆滁陽命之也史家不悉本末
皆云一見　上卽授鎮撫位諸宿將上不知
乙未之春子興命　太祖總兵和陽諸將猶
不肯率從久而後定中山豈能遂踞諸將之
上乎　太祖御製神道碑云命爲帥首凡有
徵征以代朕行至克姑孰始云命王爲將定

建業始云命王爲大將此可見史家誇大之詞皆非事實也渡江以後開帥府丙申爲吳國公以逮于稱吳王凡有拜除皆出龍鳳之命或如藩鎮承制故事國史多忌諱皆没而不書然亦往往有可考見以太史公秦楚月表之意求之不没其實可也

乙未六月克太平命馮國用典親兵任以腹心鐂三吾宋國公追封三代碑云陳也先來犯和州人馬三倍我師以廟算制勝獲其全軍也先句死不得則願欵附刑牲與盟飲血而

嘔知其懷貳必不令終矣其軍之投戈環
上而寢慈去其兵士唯公一人侍側竟達曙無
他是後公先陷陣衆乘勢崩之遂禽也先据
實録 上悉屏舊人于外獨留國用侍臥榻
旁而鎦學士追封碑歸其事于勝當時國用
最爲 上所親信周旋宿衛勝封宋國誥文
猶以國用爲言令侍側者爲勝則誥文必不
獨舉國用也勝在開國其功未得比于常鄧
而與六公之列者亦以國用故也安得掠其
兄之勞以歸勝乎丙申三月降陳兆先三萬

衆擇五百人置麾下　上知其疑懼悉令入
衛以安之及攻集慶多得其力而碑以爲陳
也先之衆也先于乙未六月僞降已而誘其
部曲復叛至有紿　上臨軍受俘之事　上
安得不心疑之而令其降卒入衛乎碑又云
是從公先陷陣遂禽也先乙未九月也先追
襲我軍於溧陽爲青衣兵所殺未嘗有再禽
之事國初諸公記載之文獨鐳學士最多譌
繆未可枚舉王世貞撰馮勝傳則云獨國用
與勝擐甲侍帳中兩人旣竝侍帳中矣何云

獨乎鄭曉異姓諸侯傳云　上釋也先勝兄
弟察其有異志曲防之竟不能爲害此皆因
三吾之碑而傅會者也史家曲說如此並當
刪去又按開國功臣録馮國用從克鎮江以
下皆録三吾碑所載勝功次也丙申七月
上開行省金陵卽以國用爲親軍都指揮使
今乃云在克宜興之後則繆甚矣國用既掌
親軍在帝左右亦無出守禦宜興之理王世
貞撰列傳因開國功臣録之誤而又云兄弟
俱授萬戶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親兵都指

揮以巳意杜撰傳合何所據依失之遠矣

乙未七月陳埜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戰于城下遂擒埜先

太平城下之戰實録與寧河東甌神道碑互異而實録寧河本傳又與神道碑合則實録與本傳又互異也參互考之實録則云　上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東迎戰後命別將繞出其後寧河神道碑云　上親督兵禦之調王與魏國以奇兵出其後東甌神道碑云王擊其水軍中山寧河二王繇東門轉

戰城北破其步軍遂擒埜先以獻以二碑參
考之則從　上督兵禦之者東甌也以奇兵
繞出其後者中山寧河也實録所載殊脫略
當以二碑正之
丙申七月徐達圍嘗州張士誠遣其弟九六來
援達設伏擒之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將樓船開闢百
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塡海欲銜精衞
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
春城泣杜鵑右陳基敬初夷白集詩也基臨

海人至正初以薦授經筵簡討謝歸教授吳中張士德入吳網羅一時名士延致幕下仕僞吳爲學士入國朝預脩元史集中所稱楚公及平章榮禄公者皆謂士德也平章榮禄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國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實録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江秋七月援毘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我太祖高皇帝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舟中望虞山之詩則以爲楚公身將樓船百戰捐軀之地此所謂傳聞異辭矣基身在士德

幙中是詩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當爲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册昭然又豈宜有錯誤哉今年採輯開國功臣事畧于宋文憲鑾坡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嘗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無錫諸寨以武桓之碑觀之則基之詩爲有徵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此碑必經呈進士德之就擒開國之大事也安得無所援据而輕以武寧之

功狀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

德士誠之弟也其屬詞鄭重似有意欲疏通

證明之者余因是而詳復考之則實錄之誤

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

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

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劉辰國

初事蹟以爲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

以失弟而聳懼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

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　高皇帝之復書則

曰攻圍嘗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

加誅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
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既擒士德
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
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
揚完者擊敗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
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攷之則士德
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
嘗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順帝紀及達
識帖睦邇傳張士誠爲書請降達識帖睦邇
承制令周伯琦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

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欵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帖睦邇傳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閒矣元史之書法甚明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下士刱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頌慕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居吳不及半

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

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月令部將王左丞晟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晟勸張楚公歸元擢淮省都事予辭不就逢他日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玄珠探霓祉白馬歃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量容甘公說情厚穆生醴嚳擊祖逖楫竟折孫策箠天王詔褒贈守將躬歲祀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

於士德逢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今丙申之
秋士德已爲俘虜逢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
誤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爲楊完者所
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
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款之事已定矣
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間遺書
士誠俾降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旣誤記士
德被擒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謀降元之事故
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由此言之則
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之碑爲正而實

錄之誤爲無疑也予又攷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疋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譌也又攷實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狗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疋船三十艘降其兵甚衆武桓碑記

攻嘗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丑相去止一日
固知即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嘗熟而不言
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調遣嘗
熟之兵亦聽武寧調遣遂没而不書獨于取
嘗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于
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
七月旣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
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旣
久即　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
之未及是正耳平吳錄載士德援嘗州被擒

在丁酉三月尤爲無據其他紀錄載紛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異同必取衷於國史而國史多不足信至如開國元勳之碑出自御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儗而猶或未免於傳疑史家之難豈不信哉余以萬曆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胸臆如有物結轖者迄今數年排纘鮮剝稍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爲何如也天啓六年七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楊完者于徽州城下九月

汪同來降

徽州城下之戰寧河神道碑記寧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按是時寧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寧河以守將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則此戰兩公共事無疑也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攷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則當以十月爲正奏報偶異史家之叅錯多矣又按實錄七月丙申楊完者率兵

十萬欲復徽州胡大海還師與戰城下大敗之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等詣雄峰翼降國勝神道碑載同與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間則較實錄所載蓋大相矛盾矣攷寧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十月蓋寧河越國之拔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戰則在十月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既降遂得奉寧河調遣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以九月則絕不相蒙矣此可以訂實錄之誤當與寧河事略互觀

己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抹宜孫閒道來降

實錄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等屯桃花嶺諸要害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至是深叛宜孫閒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大喜即出軍與耿再成合攻之遂克處州

按神道碑與行述深出見大海在克處州之後而實錄則以爲深閒道來降乃獻謀取處州此大異也以實錄本傳考之似當從碑與行述胡公受石抹公國士之遇既解甲內附而又獻謀以取處州此穿窬小人之爲而謂

君子爲之乎蘇伯衡撰繆美列傳云　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遂至婺道盡獲其輜重金華遂降己亥十一月復從胡公擊處州軍據礬嶺其地險隘衆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鋋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抹參政棄城而竄分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使諭元帥胡深曰今　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僇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

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效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內出銀椀文綺賜之而遣還金華按伯衡記繆美說降深事甚詳其在處州既下石抹葉城之後彰彰矣石抹既遁深不得已來降豈有背石抹來降復獻計取處之事哉此可以證實錄一時之譌白仲淵千載之誣矣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爲吴國公置

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

實錄丙申七月　上取臺城諸將奉　上爲
吳國公今考之誤也是時置江南行中書省
亳都陞　上爲行省平章已亥五月陞行中
書省左丞相辛丑正月乃爲吳國公俞本記
事錄次第載之甚詳据辛丑十一月葉子奇
上書于孫炎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
興之運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猶齎行省平章
宣命則丙申之末開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未
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
太嘗之號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蚤晩爲

重輕哉史臣於是爲無識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卅一